

年

卷

期

13

13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三 十 卷 第 三 十 期

(第 一 六 九 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III No. 13 (169) March 26, 1926



民 國 十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名 人 墨 蹟

朱子論語注稿墨蹟	三	元
影吳奪齋尺牘	四	角
明賢遺墨 二冊	各	二角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	各	四角
呂晚邨墨蹟	一	元
何義門書桃花源記	二	角
劉石菴墨蹟	二	角
錢南園墨蹟	二	角五分
錢南園墨蹟	五	角
園書施芳谷壽序	一	元五角
姚惜抱墨蹟	三	角
汪文端臨郭公廟碑	四	角
方蘭坻書小楷心經	三	角
包慎伯臨爭坐位帖	二	角
何子貞臨黃庭經	六	角
趙搗叔六朝別字記	各	三角
翁松禪墨蹟 五冊	各	三角
吳清說文解字建首	二	角
何子廖夫人墓志	一	角五分

高爽泉真書千字文	三	角
王可莊書千字文	二	角
梁山吳中丞真肅司傳	三	角
舟書吳中丞馬三公傳	三	角
何媛賀觀察墓誌銘	二	角
張季說文解字部目	一	角五分
直書四時讀書集	二	角
張季直書四時讀書集	二	角
鄭蘇戡書南唐集字	二	角
張季直書千字文	二	角
鄭蘇戡千字文	二	角
梁任公臨龍藏寺碑	一	角五分
梁任公臨王聖教序	二	角
梁任公臨枯樹賦	二	角
莊蘘詩書楷隸楚辭	二	册七角
莊蘘詩書楷隸陶詩	二	册七角
【附學書要籍】		
學蒙必編續三十五舉	二	角
漢碑隸體舉要	一	角五分

商 務 印 書 館 精 印

編者的報告

有人寫信來說。第二期上「骰子牙牌的來歷。」考證詳明。但於著色一層。沒有講到。爲甚麼四點著紅色呢。要求答復。按。這事一時不能查出。只好慢慢的再說了。

蔣孟潔(瑞藻)先生。前著「小說考證。」以及「小說考證續編。」「小說考證拾遺。」共三四種。凡是讀小說的。都要拿他的書來參考。今蔣先生應本社之請。特撰「小說枝談」一種。不久將在本刊發表。

由前主任經手辦理。而不曾結束的事。編者一時顧不周到。得罪撰述者之處。務請原諒。每期的「編者報告。」務請讀者留心一下。可以省得許多疑問。

小說世界 第十三卷 第十三期 目錄

封面	插圖
南京北極閣	晚泊(彩色) 荷蘭之風磨 烟雨樓

文字

編者的報告

編者

鄉村畫師

退翁譯

R
810.5
598.5
2

神秘的畫像……………黃葉

紅星……………范烟橋

獵人一夕談……………胡寄塵

白蘭花案(續)……………唐小圃

國風非民歌本來面目辨……………胡懷琛

說梅……………石子布衣

茶花女(劇本)(續)……………徐卓呆

古梅記(另外一欄)……………石子

大通橋銀杏記(另外一欄)……………前人

白 補

讀俠客談

虞美人(詞)

青玉案(詞)

大陸之變遷

文學家之創作力

詩人用字法

洪秀全時代之服飾

及稱呼

福州牙醫精神衰弱

請觀如何由廉大醫生色補丸獲身體強健復原者

牙醫之為業全賴乎學問深淵及經驗宏富然非腦力充足身體康壯者不克勝任且其每日工作之時間甚久刻無暇晷往往日以繼夜間操深夜無從休息更難得有戶外運動操樂之時間操勞過度以致精神衰弱其來示云鄙人先不洋裏如西威牙科醫院院長數年以來操勞過度以致精神衰弱其來示云鄙人先不洋裏如西威紅背痛四肢無力形容憔悴加以年來營業勞頓精神消耗過度由陳舜臣醫生勸服

數瓶精神頗見靈效於此日健深謝韋廉士大醫生紅補丸行世已歷三十五年之久乃是天下馳名之聖藥即如衰弱所致各症之血少如血薄氣衰不腦筋無力少血傷胃不消化瘋濕骨痛可療治於婦科各症尤為神效且亦為寒熱症如傷寒痢疾瘡疾等患治愈之後補血液之要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瓶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費在內

連培堃君

牙科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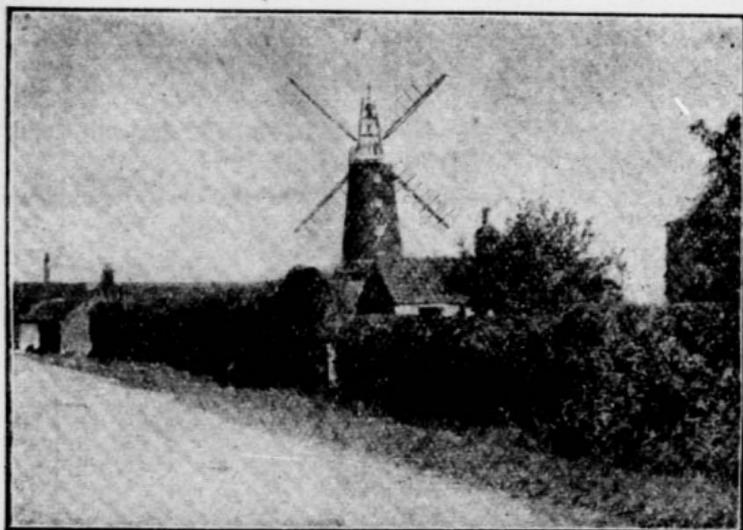
衛生小書奉送閣下切莫錯過機會

名醫康健談及康強指南等小書奉送如欲索取請即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

4 (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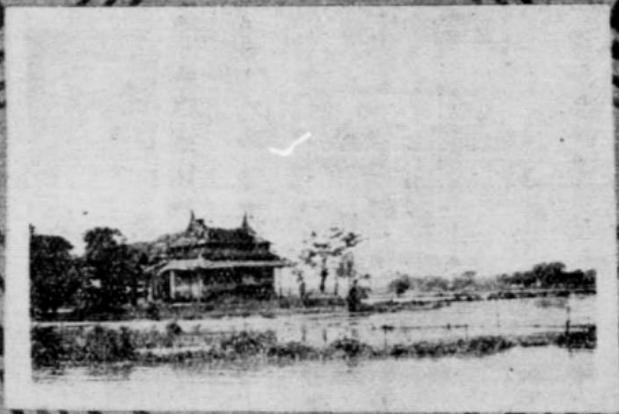
泊 晚



風磨

荷蘭之

嘉興 鴛鴦湖中之烟雨樓（鴛鴦湖又名南湖）



已比西湖輸一著。只宜烟雨不宜晴。（寄塵）



鄉村畫師

A Painter in the Village

Geza Gardony
退翁著

譯



我方出門，看見小孩們都向村中盡頭處奔走，我就攔住小巴瑙士，查問遇着什麼事；他臉紅氣喘地說道：「村頭有個先生在那裏作畫呢。」在那裏作畫的人，一定是畫家了。我也往村頭去，一到就看見他了。他坐在那楊柳樹中草地上，面前放着一個小三脚畫架子，田瑙康叔爾在他背後揮着棍子，攔阻那些小孩子上前。自然那些小孩子爬到樹上，居高臨下，看守那把戲怎麼變化。誰會幻想得到你用這麼小小的棒兒，就能作畫呢？一個星期裏，所有村裏的小孩子都會作畫了。原來那畫師是個少年人，白皮膚，長頭髮，好比夏天在鄉下各處所常遇見的那種相貌，頭戴闊簷帽，身穿絲絨背心，他是個匈加利人。當他聽見教師到了，他就放下毛筆，站起身來說：「我名叫衣天尼利士，我剛從妙匿克城回來，在我鄉裏過夏，作些畫稿。」你怎麼會到我們小村裏來？「真連我自己都不曉得呀！」

我是隨風飄蕩，東西不定的；我稍作一些工夫，下個星期我就回去了。」你肯暫停你的工作麼？讓我們趁這個當兒談談天罷。」他正在畫那一角田隴上的風景，橋呀，樺樹呀，水邊的楊柳呀。他談着舉起筆再畫，常常舉眼看看別處。「我們同業的人到這裏來的不多，很容易看得出的這裏可以入畫的人物，一村都是，各有各的優點；但每次我請他們一個來作模特兒，他就嚇得大喊啦！我答道：「沒人曉得『模特兒』這個字作什麼解釋呢；畫師先生，你該照他們土音對他們說纔是！」這正是我所做的呢；其中有一個小孩，皮色蒼黃，當我給他五個銅圓，心纔安了；但一眨眼，其餘的人依然把他拉走了。獸子，不要讓他弄壞了你的臉啊！他們又告訴他，說我再三再四傷損這些疲乏的楊柳，而且說到他相信。等一刻兒，我給你辦妥牠；只要告訴我你要畫誰。」他停了筆說道：「好，我看見一個老頭兒，我願犧牲一切所有，求畫他一個像！我況且曉得他的名字，有點兒像卡維西或者開皮西，我記不清啦。他是個老人，有點龍鍾曲背的樣兒，他的頭髮全白了，他的臉滿面紅色；這個人紅顏白髮，各色俱備！且是鮮明的彩色——朱紅，櫻橘，還有一塊一塊的影子咧！」那是開維！那是他的名字——開維啊！他住在禮拜堂相近。我要在他鼻子上四面紅色中塗成藍色的鼻孔咧！」甚好，那麼——

完了你的畫罷。那老頭子就要端正好了！」完了我的畫嗎？非在你所計算的日子裏所能完啦！若果你把那老頭子帶到我筆所能及的地方，我就終身感謝你不盡了！」他當時即收拾他的東西，和我去找開維了。原來那老頭子正坐在他家門庭裏一棵樹樁上吸着煙；當我們走進小門時，他就預備站起來接待我們；但我向他打手號，知照他不要動，如他起來，我們就去了；這麼一嚇，令他心裏喜歡，伸出他那有皺紋的手，帶着小孩子氣，與我們握手。我指住畫師，說道：「這位先生是個曉得作畫的人，並非那毫無用處的紙畫，乃是用油畫成很好看的畫哪。」用油畫的嗎？」是的，和你在禮拜堂所見的那些神聖的畫像一樣。」哦，好呀！」那麼，開維，我們到這裏來，就是爲了這位先生，要畫一幅和你一樣的圖像。」我的像嗎？但我不是個神聖呀！」並非這個意思；他不過要畫一幅大畫，內容許多旬加利人的像，他想你也在其中。」開維望住我們，現出疑懼的神氣，他說：「唉！我年紀太大了，像這種事情，不宜加入。叫我的兒子們罷——畫他們罷！」畫師道：「正因你年老，故要畫你；我要畫你像豪馬（Homer）一樣雄壯的，但是別有新觀念的豪馬哪——單瞎一隻眼，坐在那倒下的樹木之上，唱着那英雄的贊詞罷了！」那老人帶着怨聲道：「什麼？你要將我作一個執行死刑的人嗎？」旬加

利人呼執行死刑的職員，聲音類似豪馬。）我乃勉強安慰那老人，說道：「不，不是執行死刑的人！」畫師接着道：「是一個希臘人名叫豪馬的。」老人又嚇起來，跟着說道：「一個希臘人麼？」我再沒詞安慰他道：「呀，你明白嗎，不過這幅畫是希臘呀。」我心裏想那畫師必有幾分心慌意亂，不知所措，至少要停一刻鐘工夫的了；不幸那繪畫師，偏想盡其才能，竭其犧牲來說服那老人哪。他說：「不過在你面部上加一點相配的鬚髯這麼一點事呀。」那老人即發怒反駁道：「那你的確曉得我不肯做這個事了！先生，我是很喜歡見你，但不願幹這件事！我即對畫師說：『不要多講了！讓我們談談心罷。』」那畫師十分不舒服地跑到井邊坐着，拿起筆來起首畫那乾草架子。在這個當兒，那些婦女們從屋裏出來，我就將來歷說給她們聽；我就對那老人的妻說：「好太太，你看見我們今在此間；這位先生是個畫師，他從遠道而來，畫些我們村裏的畫兒；他要畫那最好看的小孩子，最好看的婦女，最好看的老翁；若果他看重開維，以為村中最好看的老人，那非由我介紹過；無論怎樣，他總不多求於他；他所求者，不過請開維安坐他的面前一刻鐘工夫——怎奈開維不肯！但若那畫師把他畫的開維肖像陳列在外國，說是各國帝王，請來參觀匈加利有多麼好看的老翁呀！那稱讚之聲，好比下

兩一般，洒在開維頭上；還得登在報紙上，談論談論他；那是何等的榮耀呀！那老婦用央求的口氣問道：「你爲什麼不願意呢？」那老人稍爲柔順了些，」答道：「有許多年輕的小子，你不能教會像我這樣老狗演新戲的！」我的好開維，凡需要老成人的地方，年輕的人就無所用了！譬如你看見一幅圖像，拿一個二十五歲的人的面相，代表聖彼得，你又怎麼說法呢？」那站在畫師背後的小查里，嘆道：「看哪，那是我們的小開哪！」那在畫師的布上塗滿了黃色的乾筆閑子，連那大栗樹也畫在上面。這幅畫稿，粗粗幾筆，教那老翁喜歡得很。他說：「那是很好，就給我畫個像，隨你喜歡畫多大的一個獸子，好了！我要得教師的歡心呢！」隨即站起來，轉身將進他的臥室，對他的妻子說：「拿最好的衣服給我。」畫師說：「哦，你用不着換衣裳，我只要畫你的頭部好了。」我的頭嗎？沒手沒腳，看起來像個什麼？我打手號教畫師莫多講；我告訴他：「開維！你作爲在窗口眺望的樣子；在街上看見你的人，自然不會看見你的手脚了，他們會見嗎？」老人領會這個意思，但依舊走進房裏，穿上他最好的衣服；他的心中，固執此見，不管他的衣裳上畫與否，總之他的儀容在這時節，算是很嚴肅的了。他坐在椅子上，保守着不動，把自己一身都交給畫師手上了。門庭內一片寂靜；那畫師運其穩定而快捷的

手腕，在布上略畫那頭部之外形，描寫他的鼻子，鬚子，那頭染作深栗色。一個鞋匠伏在籬上窺望，說道：「開首卻畫得不錯，但是還不像他呢！」一會兒那畫師在臉上塗塗紅，髮上塗塗白，皺紋還沒有畫出，額上依然是一抹光的顏色；開維太太拍起掌來嚷道：「我說他正像二十年前的相貌啦！」老開維對於二十年前的情形，絕對無動於中，依然靜坐在那圈手椅上吸煙。門庭裏的旁觀者愈來愈多了。鮑錫西的妻子，也夾在衆人之中，來看作什麼事；她是個穿喪服的瘦小的婦人，她究爲什麼來看，我不知道。別的婦女也有幾個來看看出了甚麼事，不過朝裏一望，好像走路經過似的，馬上即回去，作他們的工作了。那瘦小的鮑錫西妻子，獨自逗留在那裏，很注意的看守着那幅漸漸生長的圖像。她附耳問道：「你將付多少錢畫那幅像呀？值多少錢呀？」勿見怪，你是要畫自己的像麼？」我的天呀，不是我不過問一問罷了！」開維太太答道：「那麼沒有事了！我們不給什麼錢的，他不過給我丈夫畫來玩；畫得好看起來了，不是嗎？」那鞋匠臂膀枕在籬笆上，嚷道：「開維，任便什麼樣，萬勿搖動耳朵，他正在加耳朵上去。那老頭子保持着他的耳朵很穩健的。那令人奇怪之處，逐漸加添起來了；一刻鐘之後，那門庭裏填滿了歡笑和驚奇的聲音，個個人嚷道：「真正像他了！真正像他了！」鞋

匠道：「開維，現在世界上有兩個你了。那村區巡士說道：『當你被他畫好了，他們就要吊你起來了。』到後來那老人不能毅再忍耐下去，離開椅子，走近來看他的像；他搖搖頭，很愉快地道：『我是像這個樣嗎？』是的，那正像我呢！」畫師答道：「哦，還沒有十分完工咧，明天我再來；那時你已乾了，那麼我要加瀝青在上頭。」你加什麼上去呀？」黑柏油——我要在你身上東一塊西一塊塗些黑油咧。」

「塗我嗎？」不是，自然不是你，不過你的影子，開維啊，這麼着，你的眼睛就會深凹一點啊。」那鮑錫西妻子在街上，和掛念着什麼心神不安似的。當我們到了橋腳時，她放膽說：「畫師先生，可憐呀。」

我們停步時，她很心急地緊握着手：「先生，可敬的大畫家啊，我很謙卑地懇求你，若果你能——我的小女兒——我的小海倫……」我不知道有空沒有；那一個是你的小女兒呢？」那婦人眼淚汪汪地說道：「她死了，我的小寶貝——她死了！」我看見她嗚嗚咽咽說不出話來，我就告訴畫師說：「那是她的獨生女。一雙藍眼睛，很好看，很可愛的。」那婦人哽咽着道：「是的，是的！」畫師把肩一聳，說道：「那是很難的；你有什麼照片麼？」先生，沒有！正因這個緣故，我要給她畫一個像啊。」我們一起到我家裏時，我就告訴那畫師。「那小女子，不獨她的娘疼愛她，就是村中的人也以她為最標

繖而有藍眼的小女孩呢；可憐見的，小寶貝，竟因氣管炎病死了。」我們又接着談別的話；我們談擊射的事情；今年有許多野鴨；我說晚上我想帶畫師出去乘小船，追捕野鴨。然而畫師不要去；他在黃昏中，站在那裏注視蘆荻——斜陽在那蘆灘上。靜默了半晌，他說：「那小女孩是很像她的娘嗎？」

「若果養大了，正和她的娘相似咧。」畫師很和藹地說道：「那麼我勉力試做做看，我就照那婦人七歲的時節畫起來。」我問道：「那可辦得到嗎？」可以！只要頭髮好看些，眼睛大些藍些，眉毛畫得淡些，高些，臉兒圓些，或……那孩子瘦嗎？」我說她卻是隻小鳥呢！「哦，好，那不相干；任怎麼樣，她的相貌總得飽滿點兒，那小下巴頰兒不要畫得太着跡。臉色雪白光昌，頸項細細兒的就是了。」第二天，他着手畫那死孩的肖像了。她的娘一片熱心，端正她的坐相，簡直莫明其妙，只曉得——若果她端坐着，就會畫出她女兒的肖像來了。她當然坐得很自然的了！當那肖像畫好了，那畫師臨時作成一個架框，四面繞着一點綠布的結彩，就叫那婦人來看。她不看便罷，她看了這幅畫，忽然流下淚來了。我心中很是感動，問道：「你可認得她麼？」她說：「教師先生，我豈有不認得她呢？但是這可憐的寶貝，自從她死了以後，已更變得不少了。」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本館發行小說世界刊載名家小說久已膾炙人口茲將其中重要作品用叢書體裁另印單行小本最便攜帶一般愛好文藝的讀者均宜人手一編現出下列各冊餘俟續出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一冊 一角半

時代之花

葉勁風著

一冊 二角半

午夜角聲

葉勁風著

一冊 二角半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一冊 三角

荒服鴻飛記

俞天游譯

二冊 五角半

荒服鴻飛記續編

俞天游譯

五冊 八角

野人記

胡憲生譯

二冊 五角

還鄉記(野人記二編)

曹梁廈譯

二冊 五角

歐戰從軍記

趙開譯

二冊 三角半

黑白記

俞天游譯

二冊 三角

黑白記續編

俞天游譯

二冊 三角

古畫徵

黃賓虹著

一冊 一角半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共製選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感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神祕的畫像

黃葉

有一次，我寄居在一個朋友的家裏。我那朋友租的是兩上兩下的房子。除却自己住了統廂房外，所有樓上的房間，完全轉租給人。我所住的，是一間亭子樓。大概住在一個門口裏的人，雖非素識，見了面，也得打個招呼。我那朋友不必說，便是那住在廂房樓上的夫婦倆，起初雖覺陌生，不多幾天也便熟了。獨是那個住在正樓面上的房客，從我搬進去後，好幾天了，沒有見過一面。我祇道他不在家的時候多，因為他房間裏面，一天到晚，沒有一點聲音；房門也是鎮天的閉着。後來才知我的推想，完全錯誤。他竟然不出門的時候多。包飯人送飯來的時候，他才把房門開一開。晚上有很幽微的燈光，從他的門縫裏漏洩出來。偶或聽得他咳嗽的聲音，但也很低弱，非到夜深人靜之後，難得聽到的。

我不由的奇怪起來。也曾私下問過我的朋友。我那朋友搖着頭說：「我也不大知道他的底細。只知他姓汪，是他初搬來時自己說的。他住在此間，已經一個多月。從他搬進來之後，曾見他出去過兩三次。我和他講話，還不到數十句，還是我說的多，他却從不會向人攀談過。便是他的進出，也在晚間居多，却是悄悄沒聲的走了出去，悄悄沒聲的走了進來，很快很快的像鬼影一般的一閃而過！大概是一個天生的冷僻的人！」

「他的面貌很清瘦，沒有一點血色。細長的身材，和人講話的時候，似乎要搖搖欲倒的樣子。他搬來的時候，只有一個鋪蓋，一隻網籃，和幾件動用的器具。此外還有幾箱子的書籍。從他進來之後，因為他冷僻得不近人情，也沒有人到他房裏去過，究竟他在房裏幹些甚麼，可也沒有人知道。並且從沒有什麼人來看望他，好像沒有親戚朋友似的。」

我聽了我那朋友的話，心裏越發奇怪起來。我原是個好奇的人，當然的，對於他越發注意。要是前面有什麼聲響，我總當做是他進出，便要暗暗地窺探他；却不道都是廂房樓上的夫婦倆，和雇用的僕婦們。一連幾天，竟然沒有見他走出房來，直把我這好奇的人，熬耐得心裏發癢起來，反而有些

坐立不安，什麼事都不想做。

起初，我還疑惑他是個吸鴉片的人；但經詳細的觀察，證明他非是：他既然不常出去，他又從不曾熬過煙；也沒有什麼煙味，從他的房裏洩漏出來。我又疑惑他是一個流落在異地的單身客。但我問我的朋友，我那朋友說：「這倒未必罷。他在經濟上似乎很寬裕，因為他是個單身客，我要他先付幾個月的房金，他却毫不遲疑地先付半年。聽說他對於包飯作裏，也是這樣。尤其驚人的，他不過叫那個送包飯的人，每逢送飯的時候，給他帶一壺開水來，他却把一張十元的鈔票，賞給那送包飯的人。喜的那送包飯的人還認做他是錯給了，特地去問他；才知道是的確。那送包飯的人，至今還逢人告訴到處的頌揚他哩！」

這可奇怪極了！我雖然是個好奇的人，奇聞奇事，見了不少；可沒有遇到像這麼的一個人。後來我恍然大悟：「是了！他一定是個見不得人面的人！一定是——哦！他身上怕負着什麼罪名罷！」我這樣地想。

「不錯，他一定是個非竊即盜。」我覺得這個判斷，是一定不錯的，他的行徑，差不多已經把他

的祕密和盤託出。不過他有三箱子的書籍，這個倒又費人索解的。難道他是嘗過學問滋味的嗎？但誰也不信一個讀書明理的人，會做起竊盜來。要是不出我料，這倒是一個雅賊呢！

我不由的對於他憎惡起來；但又不由的可惜他！可是我要偵伺他的念頭，尤其是不能遏止。我也曾把我的意思，私下裏告訴我的朋友。我那朋友聽了，覺得很近情，不由的恐慌起來，想要立刻把他驅逐出去。但我雖然這般的推想，究竟沒有握到他的證據，怕的揣度錯了，那不是可以頑耍的。我便安慰我的朋友：「莫躁！且等他的行逕顯露了出來，再驅逐他罷。」我那朋友聽了我的話，也便按捺住了。

我把那送包飯的人，悄悄地问了幾次，回答我說：「他是很慷慨的好人！但他房裏只有一隻矮鐵牀，牀上的被褥，雖是綢的，却烏糟得不成樣子。一隻小小的桌子上面，也亂七八糟的堆滿了東西，一大半却是書籍。甚而牀上和靠壁的樓板上也堆滿了不少的書籍。送飯去的時候，他終是披了衣服來開門，沒一次不是這樣的，看來他是一天到晚睡在牀上的。他的食量很少，祇能喫一小碗的飯，這是看了他剩餘的冷飯知道的。」

那送包飯的人又說：「但是他是一個好人，他能夠很慷慨地給我十元的賞賜。你想，誰有他這樣地闊綽呢？所以他有什麼呼喚，我什麼都肯給他做，說也笑話，我是個送包飯的人，還兼管他的清潔事宜，每天早上送稀飯來的時候，總得爲他倒倒痰盂，洗洗馬子。說也可憐，像他這麼一個好人，過着孤伶伶地生活，我倒很替他愁慮呢！」

那送包飯的人又皺着眉頭說：「不過他害着很厲害的病症。起初我還不在意，只覺得他房間裏面好像有一股血腥氣，雖然在他痰盂裏發見了幾次的血絲，却是很少的。近來——咳！一天多似一天，這是多麼危險啊！我真不解他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好人，爲甚麼受這磨難呢？不錯，凡是好人，終是要受磨難的。以前……」

我知道我的推想，已給那送包飯的人完全推翻了去，我再沒有心思聽他的岔話。我才知道他是一個患着肺結核症的人。果然，我稍稍地留心聽察，雖然在晝間他的咳嗽還不多；可是一到晚上——尤其是在我夜半醒來的時候，他的咳嗽異常地厲害。我懸想他在那一咳一噎的中間，正不知有多少鮮紅的血，一口口的嘔了出來，即爲了他引起一種莫可名狀的啞感！

看來他也是個讀書人，這是一定無疑的了。他患着這危險的肺病，究竟爲了甚來爲了用功過度嗎？爲了受了刺激嗎？爲了戕伐太甚嗎？爲了……這樣旋轉不息的意念，盤繞在我的腦海中，再也不肯寧靜。我自己也覺得可笑的很，但不知怎樣的終是揮不開去。我雖沒有見過他的面，但好像已經見過他面似的，時時覺得有一個影子，搖晃在我的面前：細長的身條，清瘦的面貌，蓬鬆的頭髮，烏溜溜地兩隻眼睛，只管向我瞧着，像要向我說話而又說不出的樣子！這真奇怪極了！

誰知還有不可思議的事呢！一天晚上，我剛在朦朧睡去的當兒，忽然有一個人掩進我的房間裏來。我一見他的面容，便認得他就是住在正樓面上的那個單身客！我忙爬了起來，很殷勤地接待他，拖了一把椅子給他坐；他却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動都不動的。確的，他的容貌很清瘦，他的身裁很細長，他的頭髮蓬亂的不成樣子，他的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只管向我瞧着，像要說什麼似的，却又不說出來。

「請坐呀！」我含笑地說了，他仍是直挺挺地站着，一動都不動。一雙烏溜溜的眼睛，仍舊向我一瞬不瞬的瞧着。他的嘴唇在微微地顫動，紅的像染了胭脂一般的鮮豔！但是一句話都沒有。他的

身子也慢慢地發抖起來，兩手也抖顫個不住。我見他的上衣，披在肩上，差不多要卸落下來的樣子，我就認做他受寒所致，問他：「冷嗎？」他搖了搖頭，把手指不住的指點着胸口，嘴唇越發顫動的厲害；胭脂般的唇紅，也漸漸地消褪了去，終於白得像紙。忽然他的手脚一陣地拘攣，像要搏人而噬的樣子；面貌也變得猙獰可怕！我驚駭的了不得！正想躲避開去，却不道鮮紅的血，已從他的口中噴射出來，直噴到我的身上。

我措了一措衣裳，留看心時，才知是做了一個夢。却聽得正樓面上咳嗆的聲音，非常的厲害！聽了他咳嗆的聲音，彷彿他還站立在我的面前，烏溜溜地眼睛，向我瞧着。我覺得還有餘怖哩！本來我的房門，雖在夜間，也是半開半掩的——亭子樓的建築，大多數是不通空氣的——我覺得很不妥，慌忙披了衣服，走下牀去，把門拴上了。却聽得正樓面上很紆微地一聲長嘆！我不由的毛髮直豎起來，慌忙爬上牀去，蒙被而睡；只是再也睡不着。

咳嗆的聲音，漸漸地稀疎；我也慢慢地重入睡鄉。爲的晚上受了一點虛怖，直睡到早上十點鐘，才給我的朋友，敲門聲驚醒過來。我忙起來開了門。我那朋友一踏進門，便悄悄地说：

「真是怪事！那個正樓面上的姓汪的單身客，說是和你是個朋友，此刻正請你過去哩。」

「啊，是我的朋友嗎？但是我的朋友當中，從沒有姓汪的。」我很遲疑地說。「但是——我本來要想見見這個詭秘的怪人！既然他來請我，也好，待我盥漱好了，和你同去罷。」

「不，他沒有請我。」我那朋友說。「他既然說和你是朋友，一定有緣由的，那麼，你一個人去的好。不過他患着很凶險的肺病！」

「不打緊，好在沒有多大的辰光。」我點了點頭說。盥漱好了，我便走到正樓面上去，在他的門上，輕輕地敲了幾下。即聽得裏面喊着「請進來！」聲音很低細。我便揆着門鈕，輕輕地走了進去，即覺得有一股血腥氣，直鑽到鼻子裏面，怪難受的。却見他披了衣服，上半身靠在牀欄干上，下半身罩在被窩子裏，微微地現着笑容。我一見他的容顏，便怔住了，呆呆地向他望着，說不出話來。他的面貌很清瘦，他的頭髮很蓬亂，他的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向我瞧着；雖然他的身子的下半截，罩在被窩子裏；但也枯瘠得祇有骨架，不消說是細長的。呵！怪極了！他竟然和我幻覺中的睡夢中的他一般的樣兒！

「呵，老友！你還不認得我嗎？」他含笑地說。

「也可算得認得的；不過素昧生平，恐怕還够不上老友兩字。」我也含笑地說。

「怎麼還够不上嗎？你可知「一朝生，兩朝熟」便是我稱你做老友的來由。」他指着椅兒說：「請坐了，再細談罷。」

我便坐了下去，很懷疑地說：「怎麼？難道你也做夢不成？」我說着，乘便向他的房裏瞧了一下。果然，小桌子上堆滿了東西，却一大半是書籍。靠壁的樓板上，和他的枕頭邊，也都堆的書籍。甚而東一本西一冊的，有的丟在馬桶的旁邊，有的拋在書箱的上面——凌亂的莫可名狀。

「呵呵！怎麼不是，老友！你可知這是甚麼緣由？」

「啊，有這事嗎？但是……」我注視在他的面上，很驚訝地說。

他却毫不爲意似的仍是微微地笑着。接着，咳嗆起來，吐出了好幾口的鮮血。我見他已喘做一團，再也說不出話來，便要起身告辭。他忙撐起身來，帶喘帶嘆地說：

「咳！看來你也不是有緣者，但我終信任你。我簡單地說一句，這就叫做「靈魂的交感」……」

他又咳嗽起來，再也說不下去。我見他那副可憐的樣子，轉覺得有些不忍離開他去。但他揮着手兒，似乎叫我出去的樣子。我便鞠了一躬，輕輕地走了出來。却還聽得他的咳嗽，好久好久才歇。我也爲了他好久好久地踉蹌不安。

不知怎樣的，我聽他說了一句「靈魂的交感」，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潛誘力，把我的信仰心吸引了去。我倒很想等他的病狀稍微見鬆一點，再去請教他。但是不幸他就在這天下午離開了這塵俗的世界。我因爲去赴一個友人的約，直到晚上才回來，竟沒有和他作一個最後的訣別，我至今還引爲絕大的遺憾！但他却有幾句遺言，寫置在枕頭底下，是我的朋友發見的，是用鋼筆蘸着血寫的。

所有的書，完全贈給亭子樓中的張君。不過中有一冊但丁的神曲，裏面夾着一幀畫像，這畫像就做了我的殉葬物！千萬勿誤！千萬勿誤！要是張君是個好事者，不妨在我的墓前，立一個碑，碑上就寫着：「不幸的靈魂學者汪君的靈魂宿舍！」我魂而有靈，當然進入你的夢中來拜謝。再會罷！老友汪。

我們就遵着他的遺言，在一冊神曲裏面，找尋出一幀畫像來。我們誰也見了瞠目縮舌，驚詫得說不出話來。

「這是誰也不信的事，

我會在靈魂的交感中遇見你。

你姓甚麼？

叫甚麼？

我都不在意；

我只認定靈魂的交感中的確有一個這樣的你！

你就做了我的伴侶罷——

永久的伴侶！

這一首詩，寫在那一幀畫像的下面，那畫像約摸四英寸高，三英寸闊，是一張鉛筆速寫畫；雖只寥寥幾筆，却寫的異常生動，恐怕誰也見了要呆一呆，直從心底裏躍出讚美的聲來：「好一個美貌

的女子！

(完)

虞美人 (二闋)

(黃葉)

別才數日人消瘦。相見黃昏後。燈邊顛顛枕邊嬌。愛煞香雲散亂臂間拋。雙眸似線深深閉。嬌喘絲般細。爲因不忍攪伊醒。一任臂兒麻木到天明。夜深幾度偷相見。欲語聲還顫。捧心病態最銷魂。爲怕人來扶喘起關門。淒涼身世從頭訴。句句傷心語。枕邊泣盡可憐宵。無可酬將也只淚雙拋。

青玉案 (二闋)

(黃葉)

驀然相見悽無語。此是人間何處。錦樣年華花樣侶。一回兒聚。一回兒散。已把青春誤。背人悄問君安否。多謝殷勤未忘我。彈指十年離別苦。長安道上。關山夢裏。都是相思路。迷茫舊夢輕如霧。猶把心頭裹住。汝未有家儂未遇。兩般遭際。一般飄泊。相對傷遲暮。別來事事都無苦。只有長宵最難度。環顧蒼茫無可語。愁來痛飲。狂來亂叫。算把牢騷吐。

■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

瑪麗

一册 三角

此為歐陽漁君的創作集共含養真、瑪麗、機娜、寶寶等數篇。歐君以婉妙細膩的文筆描寫近年來青年的兩性煩悶之心理失意的情緒，充溢在這本集子裏，讀者當能感到同情。

我的生涯

一册 四角五分

李蕪譯 此書為一個俄國農婦自述其一生事實，經托爾斯泰修改潤飾而成。我們從這一部書裏可以看出當時俄國專制政府之暴虐和平民被壓迫的情況。

線下

一册 七角

葉紹鈞著 此為葉君創作集第三册，自出「火災」後到現在所作小說都在這裏了。共小說十一篇，題材與風格比前出兩集都有不同，扼要地說作者想脫出空想的網羅，可於此窺見。

印度寓言

一册 三角五分

鄭振鐸編譯 印度是寓言的發祥地，很有許多機警可喜之作，流傳至今。鄭君選譯出來，編為此書，分為兩册，本册包含五十餘則。

新文學概論

一册 四角

章錫琛譯 此書分前後兩編。前編文學通論，論述文學之原理及性質；後編文學批評，論述文學批評之原理及方法。書中引證泰西諸國權威的著述，非常詳贍，而條理整齊，裁斷嚴尤，為可貴譯文，亦明白曉暢，不可多得。

萊森寓言

一册 二角

鄭振鐸譯 本書共收寓言三十餘則，為德國十八世紀大文學家萊森（Lessing）所作，以極簡明極有趣的故事寫出極深遠的真理與道德訓條。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印 精 搜 芬 涵
說 小 人 宋

宋著小人說所
類多事
類考字問
文實亦
或史淺
經足見
詳是養
顯見以
增長養
聞思向
文單行
來本不
精本取
易跡取
漁芬取
收小此
類爲說
均舊說
及精抄
本茲擇
尤付印
精加校
同諸本
同有異
註特詳
不之於
文輕下
改現已
出版者

燈下閒談	歸田錄	涑水紀聞	春渚紀聞	河南見錄	邵氏見錄	老學庵筆記	梁谿漫志	齊東野語	玉照新志	稽神錄	蘇黃門龍川別志	仇池筆記	東坡志林	脚氣集	鹿史
佚名	歐陽修	司馬光	何蘧	邵伯溫	邵博	陸游	費衷	周密	王明清	徐鉉	蘇轍	蘇軾	蘇軾	車若水	王鈺
二角	二角	二角九分	二角五分	二角七分	二角九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四角	四角	五角	四角	二角	五角	二角	四角

石林避暑錄話	澠水燕談錄	珩璜新論	懶真子錄	投轄錄	隨隱漫錄	東原錄	青箱雜記	鶴林玉露	雞肋編	捫蝨新話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夷堅支志	夷堅三志	夷麓漫鈔	雲麓漫鈔
葉夢得	王闢之	孔平仲	馬永雍	王明清	陳世崇	龔鼎臣	吳處厚	羅大經	莊季裕	陳善		洪邁	洪邁	趙彥衛	趙彥衛
二角六分	五角	三角	三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五分	五角	二角六分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紅星

烟
榻

一天。玄妙觀場上許多貨灘。都收拾乾淨了。却還有二三十人。聚在一處。在那裏討論什麼重要問題。時時見他們擡起頭來。向天空裏有所觀望。因此我也不期然而然的。仰起頭來。見淡墨水濃墨水花青水。有一搭。沒一搭的塗滿了一張大紙。中間還嵌着一點二點千萬億點電鈕似的明星。在深遠高大的寥廓中間。給我找到一個奇異的東西了。比黃昏星還要大些。顏色像火球一般。閃閃爍爍的映入我的眼簾。那時就聽見有人嚷着。「呀。這個紅星好不奇怪。」

一個年紀很輕。而經驗很淺的勞力者。和着道。「這有什麼奇異。不過比別的星大一點。就是了。」這句話。給一個老年的道士駁住了。他道。「天上星辰。有一定數目。平空少了一個。地面上就要壞了。」

一個大好老。平空多了一個。地面上一定有一個大好老出世。這是從古以來一定不移的道理。……」
一個賣五香豆的。不等他說完。便接着道。「不差。諸葛亮五丈原歸位。也爲了將星墮了下來。無論是好人壞人。總應着一個星的。」

老道士很得意的態度。大聲說道。「照這個星看起來。非同小可。恐怕是混世魔王呢。」

勞力者道。「怎樣便知道是混世魔王呢。」

老道士不響。挨肩立着一個私塾先生。替他回答道。「你不見這星紅的像火球一般麼。大凡星有了火光。就是刀兵的預兆。記得洪揚時候。天上紅星出現。有一個月之久。比現在還要紅得厲害。所以鬧得遍天下都是殺人遍野。流血成河了。」

勞力者還是不服。很狡猾的問道。「先生今年多少貴庚。」

私塾先生道。「望五。」

勞力者道。「不到五十歲麼。我聽人家說。長毛離開現在已經六十多年了。那時先生還不知在那裏。怎樣可以看見紅星呢。」

畢竟私塾先生是能言善辯的。很從容的答道。「你懂得什麼。這叫做前人傳之後人。讀了書。自然無所不通了。否則幾萬千年以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說話。我們那裏能够知道呢。」

但是我却有些懷疑。只見當時的筆記。和老輩的傳說。洪揚時候掃帚星出現。却不會見過有紅星出現的話。因此我也耐不住要說兩句話道。「在科舉時代。這些話是很多的。在科學時代似乎難以成立了。」

一個測字者。剛想走到麵店裏去喫麵。當他的晚餐。也給這裏一叢人吸引來了。他聽了我的話。似解非解的。參加議論道。「天文地理。中外一體。本來照我們星算家推算起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從民國到現在。紛紛擾擾。已經十六年了。應該要出一個……看來這個星。就是紫薇星罷。」

私塾先生很起勁的道。「真的麼。倘然真的如此。天下可以太平了。不知道論起方向來。應該應在那一省。」

測字者略略遲疑了一回道。「南方丙丁火。這紅星火光燭天。或者是江南罷。」
一個賣小書的。低低的說道。「江南地氣薄。恐怕產不出呢。」

測字者再申說一句道。「今年是丙寅。丙屬南方。寅屬虎。虎有火象。大致不離乎此。」

老道士道。「我這幾天看報。北邊又在那裏大戰。惟有江南却能安居樂業。得天下的。總是等人家打得筋疲力盡。然後出來收拾時局。這句話倒有幾分可信。哈哈。明兒老兄替人相面。倒要仔細一點。不要失之交臂啊。哈哈。」

那時四下走攏來的人。漸漸的多了。議論越龐雜了。連孩子們也放著兔子燈馬燈不顧。仰起鼻子聽話。一個眼光最敏銳的忽地嚷道。「呀。紅星漸漸升上去了。」

觀衆聽了。也十分注意的看著。果然。那紅星慢慢的升高。已經穿過了一片烏雲了。一個很凝重的上流人物。也慢吞吞的發表意見道。「星是固定的。雖是有流星。却只眼前一瞥。就不見了。古書上有的。是星隕。從來沒有過星像汽球一般升上去的。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那時格外引起人們的注意了。都要看他怎樣的究竟。或者還有更奇異的變化咧。因此這一羣人。差不多個個仰起頸子。好在很高。無論長人短人。都看得見。決沒有什麼做視線的障礙。只有一個七八歲的孩子。還在那裏嚷着看不見。因為他沒有看星的常識。只是在廣漠的天空中亂尋。那裏尋得着

呢。後來他的母親把他抱起來，再用手指給他看。他纔看見了。這時候好似哥倫布發見新大陸。快活得拍手跺脚。脫口而出。說出驚人的話來。「鶴燈啊。媽媽。比前天大哥哥放得還要高。還要好看。媽媽。你在那裏放線呢。」

這種新發見。打破多數人的迷夢。怎麼不惹起反對呢。所以一致說道。「鶴燈麼。有這樣的高麼。」可是這小孩子倒有辯難的精神和膽略。直截痛快的說道。「你們的眼睛。都有毛病的。所以看不清楚。我却看得見。那鶴燈在那裏震動。分明有人在那裏掣線……看。看清。漸漸的沈下去了。還有什麼疑心。他們在那裏收線了。不是鶴燈是什麼。」

這一席話。說得私塾先生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便拍拍小孩子的頭道。「孺子可教也。後生可畏。」一羣極有力量的輿論機關。漸漸的解散了。只聽見斷斷續續的尾聲道。「今天沒有風。所以放得這樣高。並且一點不搖動。」我的目力實在不濟了。「去年不是也傳說天上有一顆明星麼。」不知道鬧到幾時。纔得太平。」

(完)

大陸之變遷

(寒玉)

亞美二洲。中隔海洋。距離之遙遠。盡人皆知之。但近年有人發現兩洲者曾有陸地相連說。世人耳目爲之一新。發現是說者。爲紐約美國博物院院長奧斯蓬氏。因美人安特羅氏之探險團。曾在蒙古掘得各式偉大之恐角獸及哺乳動物之化石甚多。此等動物之遺體。有多種爲一種巨獸名鐵他挪者之骨骼。當數百萬年前。北美之烏他那亦有之。其他美國西部所有動物。亦曾在蒙古發現。此兩大陸相距約一萬英里。而距今五百萬年前。兩處有同式之恐角獸。約三百萬年前。兩處有同式之哺乳動物。此即爲以前必有陸地相連。乃能往來無阻之明證云云。

文學家之創作力

(寒玉)

英人本涅特 (Arnold Bennett) 之日記中。自述於一九二三年一年內創作之成績。共成三十三萬五千三百四十字。計論文及長短篇小說。共二百二十四種。大半已經刊行於世。依此平均計算。幾乎日成著作一種。其創作力之偉大。殊堪驚也。



獵人一夕談

胡寄塵

按此篇爲三年前所作。其時南洋大學體育部將刊紀念冊。徵文於余。草此應之。篇中大意。謂獵人鬪力鬪智。均不可恃云云。自以爲無存在之價值。願刊於該冊後。有見之者。謂爲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舉世紛紜。無不以力與智相角逐。而終不免於一敗。舉凡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誰知以「不爭」爲務。而永立於不敗之地。於是舉世無寧日矣。矚重錄之。以與世人相商榷。余以該念冊見之者之不多也。因復錄於此。願讀者之指正焉。

清光緒時。有楊嘉方者。少任俠好武。嘗徒手格猛獸。已而爲蚊虻所嚙。楊大苦之。嘆曰。吾力能敵虎豹。而無奈蚊虻何。遂大感悟。退而習黃老之術。久之有得。寬衣博帶。恂恂若儒者。人不知其爲武夫也。一夕。有獵者數人。自雞林南來。止於友家。友飲以酒。而亦招楊。酒酣。縱談。多行獵事。每及深山窮谷與

狼虎相博時。精神奮發。鬚髯怒張。令人想見其勇。此時獵人甲。鼓掌歎曰。快哉獵也。

獵人乙顧楊曰。先生知之。吾獵者不徒恃勇。亦恃智。楊曰。何言恃智。

獵人乙曰。東省產熊。猛不可當。以槍擊之。一中而不能斃其命。然熊性笨。受擊。必返奔。故擊者常迎其面。而不可踞其後。否則一擊而中。返身撲人。人必無免。迎其面者。反無恙也。

楊曰。智哉獵人。獵人丙續言。先生猶不止此。東省之豹。亦悍猛異常。吾今爲先生言獵豹之法。豹之出也。其返必循舊路。而無或少爽。獵者於大雪後。晨起入山。見雪上之足跡。認其趾之前後向。而知豹之何往。東向者必西返。西向者必東返。若足跡亂。則必往而且返矣。他獸足跡。獵者亦一一能識之。不與豹子相混。既偵得豹之行踪。則出死羊當道陳之。爲誘豹也。己身匿叢樹中。以待其來。已而豹來。攔死羊。大喜。人卽持鎗躍出。目注於羊。而不注於豹。豹以爲人之將奪其羊也。以後足抵地。前足據羊。已分其全力之半。所恃以敵人者口耳。於是張其口而露其牙。以示與人相敵。而獵者卽以鎗向其口。徐徐而進。豹怒。而戀其羊。不欲舍之去。仍據地不動。獵者仍徐徐進。鎗及豹唇。豹不知爲鎗。力嚙之。人於是發鎗而彈入豹之腹中矣。

狼虎相博時。精神奮發。鬚髯怒張。令人想見其勇。此時獵人甲。鼓掌歎曰。快哉獵也。

獵人乙顧楊曰。先生知之。吾獵者不徒恃勇。亦恃智。楊曰。何言恃智。

獵人乙曰。東省產熊。猛不可當。以槍擊之。一中而不能斃其命。然熊性笨。受擊。必返奔。故擊者當迎其面。而不可臨其後。否則一擊而中。返身撲人。人必無免。迎其面者。反無恙也。

楊曰。智哉獵人。獵人丙續言。先生猶不止此。東省之豹。亦犖犖異常。吾今爲先生言獵豹之法。豹之出也。其返必循舊路。而無或少爽。獵者於大雪後。晨起入山。見雪上之足跡。認其趾之前後向。而知豹之何往。東向者必西返。西向者必東返。若足跡亂。則必往而且返矣。他獸足跡。獵者亦一一能識之。不與豹子相混。既偵得豹之行踪。則出死羊當道陳之。爲誘豹也。己身匿叢樹中。以待其來。已而豹來。攫死羊。大喜。人卽持鎗躍出。目注於羊。而不注於豹。豹以爲人之將奪其羊也。以後足抵地。前足據羊。已分其全力之半。所恃以敵人者口耳。於是張其口而露其牙。以示與人相敵。而獵者卽以鎗向其口。徐徐而進。豹怒。而戀其羊。不欲舍之去。仍據地不動。獵者仍徐徐進。鎗及豹唇。豹不知爲鎗。力嚙之。人於是發鎗而彈入豹之腹中矣。

獵人丙言罷。衆皆鼓掌大笑。獵人甲忽言曰。雖然。吾輩獵者以獵爲生。然死於獵者比比也。以吾友而論。有死於虎者。有死於熊者。有死於狼者。最奇者則吾弟偶爲狐嚙。竟中要害而死。言已。淒然。憶其亡弟。

主人欲問何以死於狐。而見甲淒然之狀。恐傷其意。不復問。不意丙忽言曰。狐性媚。宜乎若弟之死矣。甲聞言。反爲之失笑。而合座亦大笑。

楊嘉方曰。不然。此所謂柔能克剛也。主人曰。噫。楊先生深於黃老之學。宜乎爲此言。諸獵者皆曰。吾等武人。不知黃老爲何物。今幸遇先生。願一聞其說。

楊曰。老子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又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莊子云。至德之世。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雀之巢可攀而闕。所以梁鳶無順逆。鳥獸視若同類。海客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此卽黃老之術也。

獵人聞其言。若解若不解。時已夜深。歡飲而散。

記者曰。獵人之不可以恃勇而恃智也。有如是乎。然而死於獵者。猶比比也。惜乎聞楊氏之言而不悟耳。然而世之逞兵者。恃勇恃智。或亦獵者之流。吾惜其尙未聞楊氏之言耳。獵人獵熊法。見近人所著雞林舊聞錄。獵豹之法。則在友人席上。聞諸他友者。是皆實事。而非臆造。今借來點綴。以成吾文。宜附誌其來歷於此。

讀俠客談

(塵)

十餘年前。談小說者。無不以冷血天笑並稱。二人聲譽相等。各有所長。天笑描寫細膩。非他人之所能及。冷血則善爲冷雋之文。俠客談一書。尤爲佳作。余嚮曾讀過一次。前三四年。天笑辦「星期」時。又以此冊相贈。余復讀一遍。彼時曾作俠少年。以答天笑。今又讀俠客談。則此書凡三讀矣。若天笑之空谷蘭。梅花落。情網。余亦屢讀不厭。近作如當年「星期」及今日「說界」所載。亦極名貴。而冷血近作。則殊不易得耳。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涵芬樓秘笈

古書善本。寢銷寢亡。此自不可逃之理。惟賴好事之家。鄭重翻印。繼續流通。本館深體此旨。爰出涵芬樓所蓄秘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紙墨裝潢。力求精善。使愛古者不至薄今。垂絕者賴以續命。念千狐之腋。非俄頃所能成。因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爲一集。歲行月布。以副海內先覩爲快之心。現已出至第十集。書名列後。

第一集 八册

連史紙 三元
毛邊紙 二元半

第二集 各八册

連史紙 二元
毛邊紙 一元

- | | | | | | | | | | | | |
|--------|-------|-------|------|------|-------|--------|-------|-------|-------|--------|------|
| 第三集 | 黃尊素說略 | 霍渭涯家訓 | 山樵暇語 | 蓬窗類記 | 消夏閒記 | 第二集 | 識小錄 | 復齋日記 | 續墨客揮犀 | 忠傳 | 第一集 |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三册 | 二册 | 四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一册 |
| 趙氏家法筆記 | 匡山集 | 華夷譯語 | 尚書釋文 | 第四集 | 明天文書 | 太僕行略 | 彭氏見聞錄 | 松下雜鈔 | 孫氏書畫鈔 | 四老人繁勝錄 | 一册 |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三册 | 三册 | 合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二册 |
| 同上補 | 唐石經考異 | 脈望館書目 | 第六集 | 書林外集 | 海濱外史 | 扶風縣石刻記 | 存復齋集 | 明紀事本末 | 第五集 | 敬業堂集 | 北湖集 |
| 一册 | 二册 | 四册 | 二册 | 二册 | 一册 | 二册 | 二册 | 二册 | 二册 | 合册 | 二册 |
| 鼓枹稿 | 西溪叢語 | 涇林續記 | 山房集 | 第八集 | 存復齋續集 | 凡上語 | 道餘錄 | 士苴集 | 續名賢小記 | 西山日記 | 冥報記 |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四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四册 | 一册 |
| 金叢集 | 肅隴集 | 漢泉漫稿 | 所安遺集 | 進呈書目 | 第十集 | 南翁夢錄 | 破園稗史 | 太和正音補 | 鐙窗叢錄 | 雪庵字要 | 書經補遺 |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四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二册 | 一册 | 一册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旅 行 者 必 備

經商遊
客到處
人地生
疎每苦
無人指
導本館
有鑒於
斯特編
輯下列
各書以
便行旅

中國旅行指南	七角
實用北京指南	一元
上海指南	六角
西湖遊覽指南	三角五分
莫干山指南	一角五分
廬山指南	四角五分
雞公山指南	一角五分
北戴河指南	二角五分
泰山指南	二角五分
留美指南	三元五角



白蘭花案 (續)

德國播魯洛建哈因著

唐小園譯

此刻摩托車，正行到斯班德坑坎不平之地。建金斯因爲潛心思索這件事，好像失了神似的。他先用力把手套的紐扣扣上，又在手套上，摩挲不止，倒像是在那手套的光澤的皮上，極感興味似的。過了一會兒，他纔慢慢的問道：「贈花之事，已非一次，每日花來的時候，尊夫人的態度如何呢？就你耳目所及，沒查得一點兒變故麼？」

杜耳別格以手支頭，低聲說道：「贈花之事雖然發生很久了。然而我實在是不甚介意！真的！」

建金斯說道：「你雖不甚介意，然在意外就沒遇見一點可疑的事嗎？」

杜耳別格想了一想，然後說道：「有的，有的，是前天午後的事。前天吃過午飯以後，來到海麗妮

的房中，我沒扣門，便進去了。恰巧她正打電話，我聽她說甚麼「濟斯特滴」，這是我無意中聽見的。海麗妮見我突然進來，像是吃了一驚，急忙把電話耳機掛上了。我一見，便要退出來，並且笑着說道：「你說話罷！」她搖搖頭，笑着說道：「已經說完了。」我在當時，仍是毫不介意。到了昨天，我想這「濟斯特滴」，或者與此事有關，但是我認識的人中，沒有名叫濟斯特滴的，恐怕海麗妮也未必認識。我姑且在人名簿上檢查了一番，直查到最末，纔查得柏林的北區，極荒僻之處，有一家咖啡館，叫做濟斯特滴，那家咖啡館，我尚且不知道，何況海麗妮呢？」

建金斯說道：「哦！濟斯特滴麼？」

杜耳別格說道：「是的，濟斯特滴。」

建金斯說道：「除了這家咖啡館外，沒有同名的嗎？」

杜耳別格說道：「人名簿和電話簿，我都查過了，決沒有同名的。」

建金斯說道：「你剛纔說，從尊夫人口中，聽到濟斯特滴的時候，她帶着吃驚的神色麼？」

杜耳別格說道：「是的，確見她帶着吃驚的神色；但是因何吃驚，是不曉得的；或者因為我突然

進去的緣故，也未可知。」

建金斯問道：「這咖啡館，在柏林北區麼？是甚麼街呢？」

杜耳別格說道：「在布魯諾街。」

建金斯問道：「除此以外，你的心中，還有甚麼可疑的事麼？」

杜耳別格說道：「除此以外，再也沒有了。」

建金斯說道：「既然如此，我們只好從此入手了。」

摩托車轉過拐角，便是云達格非侖牧場。祇聽遠遠的地方，有一個狗，吠起來了。第一個狗一吠，第二個狗，應聲而起；於是第三個狗，也起來隨聲附和。此刻夕陽輝耀，現紅銅色，那蒼然的暮景，漸次逼迫而來，路旁的電桿，一眼望去，如築長堤，後方天色，已成薄暗，柏林的建築物，莫不漸漸沉沒於黑暗之中。

滴斯特滴小咖啡館，規模狹隘，異常樸陋，原是下等人集合的地點；在這裏尋一個退職的官

吏，全都沒有。這裏的顧客，大部分是從內地移來的貧民，還有些做苦工的人們，湊在這裏打牌擲骰，以慰他們終日做工的勞苦。

這小小的咖啡館內，忽然發見兩位紳士，在一張小圓桌的左右，對坐飲酒。不待言，當然是大偵探建金斯，和機器行行長杜耳別格了。

建金斯笑着說道：「我當初意料這個所在，便是個極小的所在，然尚未料到如此之樸陋；現在一看，纔曉得是這個樣子。」

杜耳別格點頭說道：「據我看起來，簡直的是盜賊的巢窟啊！」說着，打了一個欠伸，又接着說道：「我以爲縱在此地盤桓，未必得到甚麼頭緒……」

建金斯搖手說道：「你不要焦急！須知一切的事，破出工夫訪查，終有頭緒。若想一天就解決，沒有這個道理。」

兩人坐了半天，然後匯了鈔，要走。

杜耳別格先來到暖爐旁邊的外套室，穿上外套，然後隨同建金斯，緩緩的出了咖啡館，在布耳

諾街上走着。建金斯見杜耳別格面帶愁容，便向他安慰道：「不論辦甚麼事，全是以堅忍爲是，必須用我們的心思才力，早晚必有解決的一日。你要知道！所謂解決，決不是憑空從天上降下來的。然而祇有一次，如利偶·蝶·加乃洛的丟加耳丹事件：

建金斯說到此處，忽聽杜耳別格驚呼道：「錯啦！我把外套穿錯啦！」他面上帶了怒容，把外套的裏面掀起來一看，祇見積得污垢甚厚，已經磨得光亮。他又說道：「從外表看，頗像我的，然而決不是我的。對不起！請你稍等一會兒！我立刻就回來！」他說罷，便又折回咖啡館去了。

兩三分鐘以後，杜耳別格回來了。建金斯見他不住得搖頭，已經知道他空去了一趟。及至走近，祇見他帶着困難的樣子，說道：「我的外套，沒有了。」

建金斯問道：「被誰替換去了呢？」

杜耳別格說道：「是每日必到的一個老人。據播衣說，那個老人明天也一定來的。」

建金斯說道：「叫甚麼名字呢？」

杜耳別格說道：「我也曾問過，據播衣說，他的姓名和住址，全不知道。」

建金斯說道：「看看他的衣袋裏，裝着甚麼東西沒有，藉這機會得些助力，也未可定；你姑且摸一摸看！」

杜耳別格先伸手到表面的衣袋裏，說道：「這裏有一對手套。」

建金斯笑道：「手套是無用的；你再在上邊的衣袋裏摸摸看！」

杜耳別格摸了一回，摸出一張又污又皺的紙幣來。

建金斯指着杜耳別格的胸前，問道：「這裏凸起來的，是甚麼？」

杜耳別格又伸手到裏面的衣袋裏，摸出一團新聞紙來，新聞紙當中，裹着一個四角的物品，揭去新聞紙一看，原來是一張「喀比涅」式的像片。杜耳別格將蠟紙的外封去了，直着眼睛，對着像片，注視不已。在這一剎那間，他竟手腕無力，自然下垂，那張像片，便落在地面上了。

建金斯見這種情形，很覺詫異，連忙把像片拾起來，默默觀看，原來是個年輕貌美的女人像片；於是望着杜耳別格，問道：「這是誰？」

杜耳別格見問，好容易仰起蒼白色的面來，顫聲說道：「這就是我的妻，海麗妮！」

二人一時默默無言的望着像片。過了一會兒，建金斯說道：「漸漸有點頭緒了。這像片上，有照像館的字號，是鳴拉帖亞。我們明天早晨，便到鳴拉帖亞照像館調查調查去。」

建金斯又舉起像片來，仔細看了半天，然後向杜耳別格問道：「這張像片，的確是尊夫人麼？沒有錯誤麼？」

杜耳別格見問，便接過像片，在路燈下面，又看了一番，然後帶着驚懼的神色，說道：「經你這麼一叮問，我也不能斷然說一定是她了。就臉面說，宛然是她，其他各點，也無不符合；但是就氣象上看，似乎不是她的氣象。」

建金斯說道：「據我看這張像片，有種種可疑之點；例如這結髮的形式，尊夫人結髮，是這個形式嗎？」

杜耳別格說道：「是的，就是這種形式。」

建金斯說道：「然而這個服裝，可不是現在流行的服裝啊！」

杜耳別格聳肩說道：「海麗妮有種種的衣服，她究竟有若干種衣服，我都說不清。」

建金斯指着像片，說道：「尊夫人有這樣的衣服嗎？」

杜耳別格躊躇說道：「不知道。」

過了一會兒，杜耳別格望着建金斯的臉，說道：「不知你對於這張像片，爲甚麼如此懷疑？你在以前，與海麗妮並沒見過一面，牠的服裝，和結髮的形式，也不知道，何以……」

建金斯攔住杜耳別格說道：「固然哪，我雖然全不知道；但引起我的疑心的，是這像片的攝影的方法。我於攝影，雖沒十分研究過，可是據我的眼光看，這張像片的攝影的方法，的確是很老的法子，決非近年流行的新法。」

第二天，建金斯和杜耳別格，便到噶拉帖亞照像館去了。

那照像館的主人，對着那張像片，凝視了半天，然後說道：「這張像片，的確是本館照的；但是本館從開張至今，已經五十餘年了，若問我是何年所照，我可不能說了。」

建金斯說道：「大概的年份，或者可以知道罷？」

照像館的主人說道：「是的，這種照法，是從千八百八十年至千八百九十年之間，最流行的照法。」

建金斯說道：「這張像片，自照的那年算起，大約經過多少年了？」

照像館的主人說道：「總該過三十年了。」

二人別了照像館的主人，來到街上，建金斯說道：「這張像片，可決定不是尊夫人了。然而相貌既如此相似，或者是尊夫人的親族，要不然，竟是尊夫人的母親，也未可定。我想那個老人，既有這張像片，必定認識這個婦人；因此我們要到咖啡館去觀察一番。」

杜耳別格說道：「自然是要去的，這件外套，也應當送去對換哪！」

二人說罷，便到咖啡館去了。那咖啡館的播衣，迎至門口，向杜耳別格說道：「那位老人，已經來了。」說着，便向座上一位老人，指了一指。

建金斯走近老人身旁，說道：「今天的天氣很好啊！」

老人聽了，像是吃了一驚，連忙擡起頭來。建金斯便指着杜耳別格臂上搭着的外套，說道：「我

們特意給老先生送外套來啦！」

老人帶着歡悅的神色，說道：「多謝！多謝！您的外套，在這裏呢？」

雙方交還了外套。那老人，收回自己的外套，非常歡喜，如同小兒得到玩物一般。他從杜耳別格手中接過外套，便先伸手到外套的衣袋內，檢查裏邊的物品。

建金斯說道：「請放心！所有的物品，依舊在衣袋裏呢！莫非尋找那張像片麼？」

老人見問，笑了一笑。建金斯說道：「那張像片，實在是美麗的很哪！大約是令媛罷？」

老人非常得意，帶着誇耀的神色，說道：「不！那是拙荆啊！」

建金斯說道：「恕罪恕罪！尊夫人，如此年輕麼？」

老人笑道：「何嘗年輕，今年已經六十二歲了。」

建金斯帶着吃驚的神色，搖搖頭，說道：「然而那張像片，若是就那張像片看起來……」

老人紅着臉笑道：「那是年輕時候的……那是年輕時候的……」

在這當兒，老人的手，突然像摸索一般，連忙捉住桌邊。衆人一看，祇見他全身顫抖，繼而拘攣，站

立不穩，便倒在椅子上了。

老人搖頭說道：「又犯了病啦！禁不起一點興奮，真是沒有法子啊！今天犯病，和昨天一樣啊！」
杜耳別格帶着憐惜的神色，說道：「請一位醫生來罷？」

播衣說道：「請醫生？」說至此處，看看時辰表，又接着說道：「我想不必請醫生，他的夫人快來了。他的夫人看護他十分周到，比較醫生強的多呀！」

建金斯和杜耳別格，對看了一眼，建金斯向播衣問道：「這位老人的夫人，到此地來麼？」
播衣說道：「是的，此刻快來了……啊啊來啦來啦！」

建金斯一見，便向杜耳別格使了個眼色，是教他注意。此刻祇見一個老婦人，面帶憂容，走進咖啡館，逕向老人身邊走去。這老婦人，圓圓的臉，姿色雖然甚美，但是白髮如霜，背已彎曲，使人一見，知爲上年紀的人了。

(未完)



蕭友梅製譜 易韋齋作歌

今 樂 初 集

新 歌 初 集

每册定價一元五角

上列二書均由蕭易兩君合製而成爲我國音樂界之傑
作歌詞多閑適妙美之品足以陶養性情啓發靈感所譜樂
曲密合情調堪稱雙絕前書可供中等以上學校之用後書
供中等學校用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國風非民歌本來面目辨

胡懷琛

十五國國風（十三國並周南召南）皆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此語見朱子詩序）此已爲今人所共認矣。然吾一讀國風。斐然成章。不蔓不枝。恰到好處。當日平民文學程度之高。比之後世。何止十倍。此不能不令人驚且疑也。

竊以爲國風非民歌本來面目。乃經過他人之修飾者也。何以知之。吾觀於楚辭中之九歌而知之。吾又觀於唐詩中之竹枝而知之。

王逸曰。昔楚國南郢之邑。湘沅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中略）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

是九歌者湘沅間之民歌。而今所見之九歌。非其本來面目也。乃經過屈原之修飾者也。

全唐詩曰。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

是竹枝詞者。巴渝間之民歌。而今所見之竹枝詞。非其本來面目也。乃經過劉禹錫之修飾者也。

舉此以例彼。則國風非民歌真面目。可以見矣。其原歌諒亦鄙陋如九歌與竹枝耳。惟九歌竹枝能知修飾者之主名。故其非民歌真面目。人多能道之。國風不知修飾者之主名。故其非民歌真面目。人多不能道也。豈真中原平民文學程度之高。遠過於南蠻。而周朝平民文學程度之高。遠過於唐代哉。然則修飾國風者爲何人哉。曰。國風者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采之者誰。所謂采詩之官是也。修飾國風者。疑卽此等人矣。（或孔子曾爲第二次之修飾。）

國風之本來面目如何。不可得而知也。卽九歌與竹枝之本來面目如何。亦不可得而知也。已修飾者與未修飾者。相去幾何。無從考矣。然吾不難推測而知之。何以推測。曰。由楚狂接輿歌而推測。

蓋莊子載接輿歌。論語亦載接輿歌。而一爲未經修飾之文。一爲已經修飾之文。顯然可見。今並錄其

文如下。

莊子載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論語載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按。兩歌意則相同。而字句之繁簡。相去甚遠。是非由後歌衍爲前歌。卽由前歌削爲後歌。然謂由後歌衍爲前歌。殊無此情理。謂由前歌削爲後歌。乃在情理之中。削之者誰。非孔子卽孔子弟子。然則由冗長繁蕪之歌。改削爲簡潔明淨之歌。乃孔門擅長之技矣。（孔子時代。比莊子爲早。然莊子所載。非根據於論語。乃此歌流傳於民間。莊子從民間得來也。）

接輿歌而外。吾更有一證焉。史記滑稽傳載優孟忼慨歌。而邯鄲淳所撰孫叔敖碑。亦載此歌。意相同。

也。而字句繁簡。相去甚遠。一爲未經修飾之文。一爲已經修飾之文。更顯然易見。今並錄其文如下。

滑稽傳載優孟歌

山居耕田。苦難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及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困窮。負薪而食。不足爲也。

孫叔敖碑載優孟歌

貪吏而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世有汗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世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

按。司馬遷作滑稽傳在前。邯鄲淳作孫叔敖碑在後。或卽採滑稽傳而成。而篇章整潔。其爲經過修飾。更不須辯而自明矣。

然論語載輿歌。固明明云楚狂接輿所歌矣。孫叔敖碑載優孟歌。亦明明云優孟所歌矣。使非有莊子

及滑稽傳之文相對照。孰能知其經過修飾哉。然則國風亦猶是也。

况毛詩與三家詩。文字尙多相異之處。而謂吾人今日目中所見。卽當日平民口中所歌。其誰信乎。或曰。國風既非民歌本來面目。則國風無價值矣。諸侯采之。貢於天子。又何用乎。曰。是又不然。修飾者。修飾其詞。其原意則未嘗改也。其相當之價值。又何嘗因之而損失哉。卽有損失。諒亦不多。但觀楚狂接輿歌及優孟忼慨歌。卽可知也。是故在當日憑國風考各國政教之得失。可也。在今日執國風定當時平民文學程度之高低。不可也。

(完)

詩人用字法

(塵)

詩家字法。如波撼岳陽城之撼字。潮來天地青之青字。人人多能知其好處在一字也。然亦有不經意處一字。關於全詩氣脈。而人多忽略視之。如王漁洋真州絕句是也。其真州絕句之一云。曉上高樓最上層。去帆婀娜意難勝。白沙亭下潮千尺。直送離心到秣陵。去字。離字。略不經意。卻極要緊。苟不是去帆。則不能引起離心。苟非離心。即無深意。此二字真改易不得也。

又太白詩云。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其意與漁洋相同。而一種飄忽神能。則與漁洋絕不相似。其所以然之故。一則在五言七言之分。一則在漁洋言帆曰婀娜。太白言風曰狂也。所以太白詩風字上冠不得清字。漁洋詩帆字上冠不得片片二字。

邇日往來於楊樹浦軍工路。輒見黃浦江邊。晚潮徐上。漸漸沒蘆花。偶得句云。晚潮漸沒蘆花頂。自以爲頗能寫生。後舉以示生徒。問其佳處何在。或曰。能自然。或曰。平談。獨一人曰。其好處在一漸字。倘云晚潮已沒蘆花頂。則意味索然。蓋漸沒爲活景。已沒乃死景也。余頗以其言爲然。此亦所謂字法歟。願質之同好。

說梅

石子布衣

孤山梅花。以林君復得名。實則早盛於唐代。白樂天憶杭州梅花詩。孤山園裏麗如妝。已賞鑒之矣。林君復隱居山中。環居植梅三百六十樹。落甘實易錢。一樹儲一罐。罐亦三百六十。日取一罐以自給。詠詩有疏影暗香之句。歐蘇諸公。皆極賞之。又有妻梅子鶴之說。孤山梅花。由是聲價十倍矣。按君復嘗畜一鶴。字曰鳴臯。自泛小艇。遊西湖諸寺。客至。則一童子應門延坐。開籠放鶴。必掉船而歸。蓋以鶴飛爲度。山多古梅。相傳君復手植。時人因以妻梅子鶴爲言。又按君復初亦娶妻生子。裔生洪。著山家清供一編。嘗稱先人和靖先生。非不妻而妻梅。非不子而子鶴也。君復和王給事詩。他日北山傳故事。願將猿鶴比雲來。子鶴之說。當自此昉。而妻梅則又以子鶴而牽合者歟。

梅花塢在孤山之南。賈似道築水竹院落。架樓臨之。稱曰第一春梅塢。周紫芝

西湖山下梅花塢詩。有湖水一鏡明。梅花千樹發。扶疏弄清影。髣髴見羅幃。淒迷香霧中。身已在月窟等句。按梅花塢遺迹無存。孤山梅花。有人補植。一朝宰相。何如處士千秋。園丁無知。夭折梅花萬本。賈諸富貴華堂。此龔定盦所以有病梅之歎也。梅號混沌香。一曰花中巢許。亦稱花御史。又謂梅封寄春君。白梅名香雪。紅梅名香珊瑚。綠梅比之九疑仙人萼綠華。

梅多韻事。其較雅馴者。如撫言云。蜀州紅梅。郡侯建閣扁鑰。一日有婦人高髻大袖。憑闌笑語。開鑰不見人。惟東壁有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又

龍城錄云。趙師雄邊羅浮。日暮於松林酒肆旁。見一美人。淡妝素服。出迎與語。芳香襲人。因與叩酒家共飲。師雄醉寢。起視在大梅花樹下。月落參橫。惆悵而已。又嘯鸞雜綴云。張雪堰孝廉自都下回。與友放棹西子湖。飲酒樓大醉。友先返。雪堰移舟泊孤山之麓。獨宿舟中。夢一淡妝女子。下舟促之起。同步梅花下。明月滿林。香氣四襲。既而風雨驟至。黯然別去。驚魂觸寒。瞿然而覺。時孤山梅方盛開。疑羅仙幻化也。或謂旁有小青墓。淡妝人其小青耶。

又多雋語。爲梅花發者。桂林記云。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冰肌玉骨。世外佳人。但恨乏傾城笑。

耳。侯鯖錄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放。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於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

美人多愛護名花。而於梅尤甚。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命留之。自後有梅花妝。如臯冒臯民。姬人董小宛。擇妝閣外梅枝之接近者。引傍牕牖。花時。香溢室中。比折枝插瓶中者。奚翅倍蓰之勝。梅壽最長。王仲瞿詩。有梅花小壽一千年句。古梅之見於載籍者。如癸辛雜誌云。宜興縣西地名石

庭。十餘里皆古梅。苔蘚蒼翠。宛如虬龍。皆數百年物也。有小枝。僅半寸許。著花最晚。詢之士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樹。故得春最早。樹老則得春漸遲也。梅譜云。古梅會稽最多。四明吳興間亦有之。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風至。綠絲飄飄可玩。又後村詩話云。近成都有臥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按余讀陸務觀詩。有七古一首。爲蜀中梅龍而賦者。題云。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余初至蜀。嘗爲作詩。自此歲常訪之。今復賦一首。丁酉十一月也。詩有蜀王故苑犁已徧。散落尙有千雪堆。珠樓玉殿一

夢破。煙蕪牧笛遺民哀。兩龍臥穩不飛去。鱗甲脫
落生莓苔等語。後村所云。近成都有臥梅。或卽放
翁所賦之梅龍歟。

梅以疏野爲佳品。圖繪寶鑑云。丁野堂在廬山清
盧觀。善畫梅竹。理宗召見。問曰。卿所畫者。忍非官
梅。對曰。臣所見者。江路野梅耳。范成大梅譜序云。
江邊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名直脚梅。凡山間水
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疏瘦有韻。
香最清。實小而硬。

吳下名區。以梅花論。自當推鄆尉爲第一。虎邱近
建冷香閣。植梅無多。微特不敢望香雪海。亦遠遜
錫山榮氏梅園也。昔范成大卜築盤門外十里。因

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所植多
名花。而梅尤多。今石湖以荷花著名。梅衰歇矣。
三十客。梅爲清客。十友。梅爲清友。蓋梅以韻勝。以
格高。故無在而不清也。張鉉梅品。花宜稱二十六
條。爲淡陰。爲曉日。爲薄寒。爲細雨。爲輕煙。爲佳月。
爲夕陽。爲微雪。爲晚霞。爲珍禽。爲孤鶴。爲清溪。爲
小橋。爲竹邊。爲松下。爲明窗。爲疏籬。爲蒼厓。爲綠
苔。爲銅瓶。爲紙帳。爲林間吹笛。爲膝上橫琴。爲石
枰下棋。爲掃雪煎茶。爲美人淡妝簪戴。

北人不識紅梅。西清詩話云。紅梅清艷兩絕。昔獨
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置第中。特珍賞之。公嘗飲
花下賦詩云。若更遲開二三月。北人應作杏花看。

王介甫詩云。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詩暗合。按紅梅江南多有。不獨盛於姑蘇。南唐李後主。植紅梅數百樹。築亭其中。號曰紅羅。花時。自製艷曲以侑酒。笙歌徹夜不絕。固一時豔事也。又按元獻珍愛紅梅特甚。不肯折贈人。有貴遊賄園吏。偷接一枝。數年而花開亦盛。門下某作詩。有一自春風偷折取。鳳城從此有雙身之句。又按梅譜云。吳下紅梅詩甚多。惟方子通一篇絕唱。有云。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

梅花詩無慮千萬首。而沈歸愚說詩碎語云。詠梅應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蘇東坡之竹外一枝斜更好爲上。林和靖之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之流水空山見一枝。亦能象外孤寄。餘皆刻畫矣。杜少陵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

爲看去亂鄉愁。此純乎寫情。以事外賞之可也。梅譜云。蠟梅本非梅花。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似蜜脾。黃山谷謂京洛間有一種。香氣如梅。類女工燃蠟所成。故以名之。原名黃梅。王安國熙寧間尙有詠黃梅詩。元祐間。蘇黃門命爲蠟梅。有三種。磬口。荷花。九英。惟九英爲下品。余按今人以圓瓣素心者爲上。殆卽磬口荷花之類。以尖瓣甚薄。心有一絲絲絳色者爲下。名曰狗蠅蠟梅。狗蠅初以爲取其心之形似。今知係九英二字之音訛也。梅本作某字。說文。梅。枹也。爾雅釋木。梅。枹。陸機梅疏。似豫章。大木也。梅花之梅。本作某字。說文。酸果也。從口。含一。今通用作梅矣。右所述。亦不復寫作某字。以附從俗之義。

洪秀全時代之服飾及稱呼（螺屋雜記）

頃見友人朱瘦桐所錄「容膝軒尋夢錄」。記洪楊時事。頗有可資談助者。因轉錄其一節。尋夢錄爲鄭子愚所作。鄭乃親歷洪楊之難。凡所云云。皆目擊身受者也。其原文云。

杭州。浙江省會之區。咸豐十一年秋。僞忠王李逆以金陵危急。欲分我軍勢。乃遣大股悍匪。竄擾浙省。郡縣相繼失守。九月二十五日。賊撲武林門。官兵與戰不利。賊薄城。百計猛攻。提督張公玉良自上游率師來援。中破陣亡。文武各官。堅持兩月。城中糧盡援絕。以樹皮草根爲食。民多餓死。十一月二十七日。城陷。巡撫王公有齡死之。越四日。滿洲城亦陷。將軍瑞常等皆殉難。而省垣遂爲賊窟矣。賊所居之宅名館子。館中賊首僞官稱大人。賊目稱頭子。賊中久者稱老弟兄。彼此各稱大人。新擄之人。稱新弟兄。或稱新傢伙。或以姓作名。稱老張老李等。驅使如奴僕。遇殘忍之賊。稍不稱意。打罵卽至。甚則殺之。其服色尙黃。次則紅色。首纏長巾。雙垂至臀。僞王以下用黃。僞指揮以下用紅。其衣服。僞王用黃袍。繡以龍。冠亦如之。僞指揮以下用紅袍。其鞋皆薄底。而用鑲嵌。兩旁繡龍。五色陸離。謂之龍鞋。賊兵有先鋒戰兵守兵等名。老弱者謂之牌尾。皆以窄袖短襖。或短衫外加馬甲。其色紅綠黑不等。褲皆黑色。兩管甚大。所謂大脚褲也。女子亦皆髮辮。其線或紅或黑。與男子同。皆纏頭上。無下垂者。衣長至臀而無裙。其褲多黑色。亦大管。皆用鑲嵌。或繡繡。僞官之婦稱真人。餘稱大嫂。女子總名。統稱姊妹。僞官所擄之童。俊秀者或稱公子。或稱老弟。餘皆稱小把戲。供使令焉。

茶花女 (劇本)

(續)

卓 呆

(亞猛)不懷恨了。

(配唐)如此。馬克的事。已不想着麼。

(亞猛)並不是不想。我受了這種不正直的人欺負。那裏肯忘卻。

(配唐)他也仍舊念你的。然而總算分離得巧。再弄下去。東西也沒得賣了。

(亞猛)馬克的債。都還清了麼。

(配唐)都還清了。

(亞猛)是男爵還的麼。

(配唐)不錯。當時肯還的人很多。後來是男爵還的。車馬衣服珠寶。也都買回來咧。

(亞猛)如此。是回到巴黎住了。

(配唐)自從你回去後。他也不願在鄉間。就搬到巴黎來。你的東西。都在我家裏。得便可以來取。其中有一冊書。上面借着你的姓名的。馬克很喜歡。一定要了。不必向他討還麼。

(亞猛)這種東西討他做甚。

(配唐)馬克的身體。近來覺得不好。夜間不能安睡。反去赴舞蹈會。弄得更深時纔回家來。前天病了三天。醫生說放他起來也不打緊。我看了很着急。恐怕總難長久。你會會他怎麼樣。

(亞猛)別會他罷。以前的事。當他死了一般。

(配唐)這也是的。

(亞猛)(忽見克希)克希君……配唐姑娘我們

停一回再談。

(配唐)再談再談。(圍桌上)我再賭十法郎。

(亞猛)你見過我的信沒有。

(克希)見了。所以來的。

(亞猛)我約你到此。有些奇怪麼。

(克希)不錯。我這種地方。是不大到的。

(亞猛)你近來沒見過馬克麼。

(克希)就是和你一起遇見的。

(亞猛)那麼。一些也不知道的。

(克希)什麼事情。

(亞猛)我雖愛他。那知他大不然。(深思良久)

(克希)我向來以爲你們二人是互相親愛的。

(亞猛)(取出馬克之信)你且看來。

(克希)(讀之)這是馬克寫的麼。

(亞猛)是的。

(克希)什麼時候。

(亞猛)上月。

(克希)你有過覆信麼。

(亞猛)那裏寫得出覆信。我一時幾乎發狂。這種女子。實是全無魂魄的人。他雖欺我。我總想忘卻。無奈夜間不能安睡。白天只是亂想。總難撇開。他到底是愛我恨我。我直到如今。還不明白。我若遇他。要把這信來請問。總要他親口講了。纔能明白咧。所以趕到此地來。今天不曉得鬧出什麼事來咧。到了那時。要求閣下助我一臂。(克希)好好。我總可以的。然而你也應該細細斟酌。和婦人爭鬧。算不得體面的事的。(亞猛)知道了。馬克已有了情夫咧。

下僕上。

(下僕)馬克姑娘和男爵到了。

(亞猛)竟來了。

(倭蘭)(至馬克前)馬克。你來得好遲。

(男爵)從劇場裏來。所以不早了。

與衆人握手。

(配唐)(向馬克)馬克姑娘。身體可好。

(馬克)多謝。今天好些。

(配唐)(低聲)亞猛也在此。

(馬克)咦。亞猛。

(配唐)是的。

此時亞猛亦圍在桌上。注視馬克。馬克強作笑

容亞猛與之冷然點頭。

(馬克)(向配唐)不是爲我來的麼。

(配唐)說不定。我看不能不會一次。然而總是早一些的好。

(馬克)他向你說過什麼。

(配唐)說過的。

(馬克)說我麼。

(配唐)是的。

(馬克)他生着氣麼。

(配唐)也不見得。他說你應當如此的。

(馬克)恐怕未必。他顏色蒼白。向我點頭時。也很不快。

(男爵)(至馬克旁。低聲)喂。亞猛也在此。

(馬克)曉得的。

(男爵)你一些也不知道亞猛在此。所以來的麼。

(馬克)一些也不知道。

(男爵)如此不和他講話麼。

(馬克)不講。但是他若有話問我。我不能不答的。

配唐請你別離開我的身。

(醫生)(至馬克旁)姑娘來了麼。

(馬克)呀。先生爲何只是來診我。

(醫生)我正在研究治療貴恙的方法咧。

(馬克)今夜樣子恐怕有些變動麼。

(醫生)總要保重纔好。夜深時還在外面。是不行

的。明日到府。我又要怪你了。

(馬克)只管怪我好了。先生就此回去麼。

(醫生)回去了。六個月前。有一個女子。病狀和你一樣。但是他不像你如此不注重衛生。所以已好得多咧。明天再談罷。

握手而別。

克希至馬克旁。

(克希)久違了。

(馬克)呀。久違了。于舒里也在此麼。

(克希)他沒來。

(馬克)你待于舒里。真是心中的真愛。何等幸福。
拭淚。

(克希)爲何哭呢。

(馬克)我真不幸。

(克希)你別哭。你的心事。我都知道。但是你到此做甚。

(馬克)這是我的自由。

(克希)話雖不錯。然而快些回去的好。

(馬克)這是爲何。

(克希)恐怕鬧出事來……亞猛又在此。必定沒趣的……

(馬克)他不是恨着我。看輕我麼。

(克希)不對。他仍舊有你在心上。因爲有你在心上。所以心中要憤憤了。自己不能壓住心中不

平之氣。事情就要弄大了。所以你還是說着身子不快。快些回去罷。

(馬克)難道要和男爵決鬪不成麼。一定是的。回去罷。

立起。

男爵至其旁。

(男爵)往那裏去。

(馬克)回去了。我心中苦悶。

(男爵)你不是因為他在此。所以打算回去麼。這是我不能答應。那有因為意見不對。就避了他回去麼。今夜既是為舞蹈會到此來的。總要完了纔可以去。

(倭蘭)(有意打斷話頭)今天看的什麼戲。

(男爵)法范利脫。

(亞猛)這是女子欺侮他情夫的戲。

(配唐)你不應如此多說。

(德豔)世界上那有欺侮自己情夫的女子呢。

(亞猛)自然有的。還是近來的事咧。

(德豔)在何處。

(亞猛)到處有的。

(倭蘭)情夫也有種種的情夫。

(亞猛)女子也有種種的女子。

(家實)亞猛。我們來決一勝負罷。

(未完)

另外一欄

古梅記

(石予)

聞之鄉老云。北溪之濱。有金粟禪院。地幽靜。四時花木略具。士讀書之暇。往往游息其中。或假爲避暑之所。庚申之難。毀矣。今三官堂。其遺址也。南百餘步。抵環龍橋。又西南。爲農家。茅舍枳籬。繞以水竹。中有古梅二。東西相距。約十有數尺。交錯橫斜。占二畝。不知其紀年。觀者歎爲未嘗見也。曩嘗讀蓬溪風雅集。知吾里有八景。而選詩得五。金粟晚鐘其一也。三者今失考。意古梅二樹。或與其列。主人葉姓。五名。禿也。人咸禿五之。當古梅著花。香雪成海。五防攀折。守籬門不出。余嘗偕友數輩往觀。或仙溪諸子來。又同過之。將去。五折數枝見貽。語以毋破例。笑曰。此花宜遇君輩贈也。四五月間。賣梅實於市。則醉酒家終日。五年已七十。旣死。繼居者其甥。不戒於火。焚屋舍。延及古梅。東一樹全焦。越半載。西樹又死。存一幹。斜出壓屋角。大逾拱。柱之以木。客歲再訪。則根畔叢苗新條。勢挺挺。爲私喜。撫摩其幹。旁一人

語余。橋東某姓竹間。有小梅株。卽取古梅之實栽種者。今高且尋丈矣。盍往觀之。余欣然隨之。去時方隆冬。見細蕊數枝。紛披有畫意。益喜。禿五之死也。無子。嘗思買其地。就古梅築書舍。願力有未逮。遽巡中止。旣而梅一樹燼於火。惜之。未幾一樹又枯瘁。因追咎當日買地不果。坐令古物淪劫。孤負之實甚。幸剝之未盡。一陽來復。而橋東小梅。其主人亦農者。倘許余厚價購歸。植之家園。視如收恤故人之子。以贖前愆乎。誠如是也。古梅有靈。當賦詩酌酒。并其魂而招之。

大通橋古銀杏記

(石子)

出里閉南去。二里而強。有橋跨瓦浦。曰大通橋。大通橋著名崑山太倉嘉定間。以古銀杏也。橋西北百餘步。有古集賢庵。吾友白鷗。索余畫梅。捨入大通寺。卽此庵也。以橋故。亦稱大通寺。橋蓋先寺而有也。寺久頽廢。白鷗期十年興復之。寺南古銀杏二株。可數十圍。父老相傳。謂千年物。霜皮溜雨。黛色參天。杜少陵所稱武侯廟前之古柏。儻不是過歟。去年六月十七日。大風雨。拔木發屋。古銀杏折一枝。自頂而下。幾合抱。長且數丈。願仰而觀之。若去數小枝。稍漏天光而已。余六七歲時。始見此大樹。其後每徒

步至孫家宅。謁吾師孫縉雲先生。或往仙溪。訪毛荻川張病苾楊雪廬輩。皆道大通橋。則少休樹下。徘徊瞻仰而後去。近十年。余以作客故。別此樹久。頗聞好奇之士。有遠道來大通寺。觀古銀杏者。惜余未之遇也。今夏冒暑至莊氏。莊氏在大通橋西南三里。余過此。再休樹下。因念吾師孫先生。久歸道山。南望故廬。歎息係之。東顧仙溪。足迹不至者十年。荻川病苾。相繼下世。雪廬常笠屐在外。當年文酒之會。風流雲散。倏成往事。獨此古銀杏二株。巍然靈光。髣髴重逢故人。蒼顏古貌。猶是曩日也。鄉人談古銀杏。多神怪事。余未敢盡信。或曰。東去五十里。南翔某姓竈下。有物隆起尺許。爲燒火念佛婆之法座者。卽大通橋古銀杏斜出之根也。

對月

(姚石子)

春月令人歡。秋月令人悲。東坡之歸語。說謂有詩思。
實乃月無定。各隨人心移。惟是上弦月。雖缺而含輝。
下弦未全損。終覺色慘悽。此中有至理。謙益滿招虧。
謙光而滿晦。晤此道可幾。

骨瘦如柴

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始



獲腸胃有序體力加增

浙江紹興魚化橋震森元雜貨號主
 阮陽生先生來信聲稱彼之長孫由
 藥片之奇功得獲救治其原函如左
 云鄙人長孫保康現年五歲於前年
 身患食積以致肚腹腫脹痛硬如石
 塊延醫服藥罔見功效益致面黃肌
 瘦骨削如柴幸逢友人胡君勸服嬰
 孩自己藥片鄙人初不之信嗣因公
 赴杭道經保佑坊中法大藥房舉行
 特別大廉價憶及小孩之病當向該
 藥房購到藥片一瓶依法服之果見
 功效連服藥片不日藥到病除身體
 較前強壯近來飲食增加體力雄厚
 獲此大德無以為報特書數語以表
 謝悃嬰孩自己藥片係韋廉士醫生
 特製嬰兒及小孩之靈藥專治嬰兒
 胃弱不化大便閉結肚痛腹瀉
 嘔吐寒熱傷風驚風等症凡
 厥出牙痛苦蛔蟲積食等症凡
 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
 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
 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
 瓶大洋三元郵力在美國製造確係美
 國貨

小 (369)

影印古書

四部叢刊單行本

(印有目錄承索即寄)

是書選刻四部必要之書凡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四十八卷採用底本涵芬樓所藏外尤承海內外藏家之助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寫本十六影元寫本五校本十八高麗舊刻本四釋道藏本二餘亦皆出明清精刻用石版覆印攝影傳神無異真蹟茲為購買便利起見特發行單行本以廣流傳

學津討原

二百冊 連史紙六開本 一百二十元
毛邊紙六開本 九十六元

此書嘉慶中虞山張海鵬所刻所收凡一百七十二部一千又四十三卷其中無單行本者十居八九與別種叢書互見者是正之功亦非他刻可及今依照曠閣初印本影印

續古逸叢書

二十二種四十六冊 夾頁紙大二開本一百卅二元
料半紙大三開本九十九元

此書由涵芬樓覓得之宋本影印而成均四部之要書不傳之秘冊版本罕見筆墨精審方之古逸叢書差堪比擬因取叢刊之體以續黎氏之書篤好國故之士當必有取於斯

別下齋叢書並涉聞梓舊

四十冊 連史紙廿二元
毛邊紙十八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善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版現極罕見兩種兼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朗悅目

涵芬樓秘笈

第一集八冊 連史紙三元 第二至十集各八冊 毛邊紙二元半

本館慨古書善本湮銷浸亡爰出涵芬樓所蓄秘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為一集現已出至第十集尙擬陸續供獻於海內之嗜古者

其 他 舊 籍 詳 載 舊 學 書 目 承 索 即 寄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廿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 寄 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 說 世 界 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 大 商 務 印 書 館 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千亦請再明
 五 投寄原稿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六 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
 七 點詳細註明
 八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九 時寄之稿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 稿寄不退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
 十一 載得因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十二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十三 (甲)現金
 十四 (乙)書券
 十五 (丙)本雜誌
 十六 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七 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十八 所有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
 十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二十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聲明
 二十一 願寄稿者請速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
 二十二 譯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普通 正正 文文 後中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上等 正正 文文 前中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優等 封面之內及封面 或正文之背面 及底頁之內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特等 底封面 全面十二 六十元 半面 四分之一	等第 地位 全面十二 半面 四分之一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冊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全年 五十三元	半年 二十五元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時 期 冊 數 國 內 一 國 外	書 價 連 郵 費
						全 年 五 十 三 元	半 年 二 十 五 元 一 元 五 角 二 元 三 角	冊 數 一 冊 一 冊	國 內 一 分 國 外 四 分

定閱諸君 如有詢 問事件 或更改 住址通 信時務 將定單 號數 姓名 定戶 在何 處定 原寄 何處 四項詳 開明方 可遵辦 實錄 定戶太 多簿冊 繁重非 此四項 無從檢 查難免 仍有 誤寄特 先聲明



兜安氏馳名藥膏

治頭面瘡癩疹子
 癩癩疥毒爛腿下
 疔痔瘡諸蟲咬傷
 一切皮膚病等
 效驗非常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盒洋七角半
 每打洋七元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